



說郭目錄

弓第七十

畫簾緒論

胡大初

官箴

呂居仁

政經

真德秀

忠經

馬融

女孝經

鄭氏

女論語

宋尚宮

女誠

曹大家

圖書印

厚德錄

李元綱

省心錄

林逋

畫簾緒論

台郡胡大初

畫已篇第一

涖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然縣有一州
 之體而視民最親故廉勤一毫或虧其害於政也甚
 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內事也物交勢迫浸不自由
 素貧賤者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者有口體奉養
 之需喜聲譽則飾厨傳以娛賓務結托則厚苞苴以
 通好又其甚者婚男嫁女囊帛匱金皆此焉是資雖



欲廉得乎貪黷亡恥之人固不暇恤稍有畏清議者亦不過曰吾上不竊取於公帑下不妄取於民財足矣收買飲食素有官價吾行之奚愧供需賓客例數吏貼吾循之奚忤不知以官價買民物民貧其何以堪而責吏供需他日吏以曲法受賂敗令責之得無愧辭乎故其要莫若崇儉苟能儉則買物不必仗官價以求多也燕賓不必科吏財以取樂也苞苴不必講厨傳不必豐也涖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而用官之財不啻如用己之財斯可矣又孰不知勤吾職分

之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人之精神以捉衆人之姦詭已非易事況有愚暗無庸者一切聽可否於吏手苟且取具者率多黜智能於不用甚則銜杯嗜酒吹竹彈絲圖享宦游之樂遂致獄訟經年而不決是非易位而不知詞訴愈多事機愈夥卒不免於司敗之見詰縱有銳意自強者幾何人哉自其應日繁心力日耗方虞稅駕息肩之無其所何幸吏牘已備俛首涉筆終亦歸於苟道而已故其要莫若清心心旣清則雞鳴聽政所謂一日之事在寅也家

務盡屏所謂公爾忘私也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也今日有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某色當辦禁繫某人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吁此廉勤之大略也他猶有可言也心不可不平平心則物情無往不燭怒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將受其枉其令必簡其政必和非時營繕所合力懲託辭科輸所當痛革子弟門客勿令與外人吏輩交接或恐有往來結托之嫌則禍起蕭牆若何拯療吏民婦女勿令其出入織紵貿

易或恐有交通關節之謗則事干閭閻未易施行勿帶醫術或有干請難以相從勿置親隨處之內外皆所不便在已者既已曲盡則何施不可何事不公何盤根錯節之足慮哉故愚以盡已冠之篇首云

臨民篇第二

令爲民父母以慈愛爲車以明斷爲軌而行之以公恕斯得矣今之爲令者知有財賦耳知有簿書期會耳獄訟一事已不皇悉盡其心撫字云乎哉教化云乎哉昔陽城自署曰催科政拙撫字心勞考下下陽

城已矣誰肯甘心下考而竭其撫字之誠者不知九重以赤子授之令固望其字吾民也而可孤所寄乎故令視事之初其先務有四曰崇學校夫士者民之望也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諸學奠謁之餘便當延見衿佩假之以辭色將之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廩餼必豐課試必謹其端厚俊秀者獎異之其詞訟蔓及者覆護之其凌辱衣冠者懲治之則士悅而知慕矣曰獎孝弟人情敬其父兄則子弟悅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其有

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必屈已求見必置酒登延護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靡然知倣或有兄弟訟財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愧恥之心以弭其爭爭之習聽其和允勿事研窮則民俗歸厚矣曰勸農桑令以勸農繫銜朝廷以勸農著令非不勤至今也不然歲二月望爲文數行率同寮出近郊集父老讀之飲食鮮少甚至折錢事畢卽自携酒肴妓女宴賞竟夕實意安在哉令到官之始不必姑俟來春便當以農桑衣食之本諄諄然喻之而所以妨害病擾

之者必懲必戒則民斯咸安其業矣曰略勢分令爲
近民之官而今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
可畏銜冤茹苦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
則吏卒禁訶笞朴交錯畏懦者已神銷氣沮矣故欲
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
前康色詰問以盡其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則設
鑼縣門之外俾自扣擊如是則民情無有不獲自盡
者矣行斯四者他如賑恤之不可不時追逮之不可
或濫母事橫斂母事酷刑非甚不便於民不必好爲
更革非甚宜益於民不必輕爲興舉其餘節目皆當
次第而廣充之雖然愛民之要尤先於使民遠罪夫
民之麗刑豈皆頑而好犯哉愚蒙亡知故抵冒而不
自覺令宜以其條律之大者榜之墻壁明白戒曉曰
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爲趨避其或有犯到官
哀矜而體察之照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
若悉欲盡法施行則必流於酷矣昔卓茂爲密令諭
其民曰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
措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凡爲令者宜寫一通

寘之座右

事上篇第三

令領一邑太守察之諸監司察之所以防汙虐戒曠
敗也公正自飭廉謹自將固令所當持循職事攸關
尤合加察轉漕司惟財賦耳縣道賦入自有定數率
是輸之郡家本自無甚干涉其他戶婚詞訴吾惟決
之以公奚懼焉常平茶鹽司惟廩役與鹽課爾不產
鹽不繫銜處於鹽無預若齊民之差役公吏之叙役
與夫常平義倉之聚散吾無偏私無侵移又奚懼焉

惟提點刑獄司則視諸司爲獨重何則刑獄民命所
關苟有過誤厥咎匪輕殺傷多委同官驗視安知其
無或疎鹵乎罪囚淹禁動經歲月安保其無或疾病
乎結解公事惟憑供款又安信其果無翻異乎有一
于茲便羅憲網故惟在我者無往不謹不審而又得
部使者察其忠實寬其鞭驅庶乎可以免厥咎也其
次本州則視憲司爲尤重何則州縣一家也令之視
守猶子弟之於父兄也情苟不通事無可集若財賦
若獄訟若日生事務無一不與相關而縣之最被害

者莫若不時專人每專人一來陵蔑名分擒粹吏貼
大者數百千小者百餘千方得其去又其次二稅專
差吏拘催酒稅專差吏監督日食之供需公事之懇
告令無不聽命惟謹甚而擅興威福轄養娼妓需覓
器用哀取財物無所不有令謁郡之始便當明稟使
君某職事不敢不勉而縣家苟有不逮亦乞加體恤
之仁仍乞給紫袋曆二道絡繹往來彼此咸御名書
之庶幾事情無有不達而文移之督促可省也如經
兩月事不辦集然後甘受專人之擾慢令之罰若茶

稅虧日額酒稅虧月額者率十之四五却乞遣吏監
督不然告寬轡勒容竭其長夫州家亦欲集事爾差
專人差公吏豈其得已令若恃其相容遂至弛怠公
事不集財賦不登亦奚咎夫郡之督促哉雖然奉法
循理盡瘁效職監司郡守之難事猶可也惟是臺幘
郡僚或捧檄徑從或移書請託賓餞稍有不至奉承
稍有不虔賢明仁厚之人固能推誠相亮否則情好
易睽間隙易啓始於職事相關之際捃摭橫生甚而
使長會聚之時譏讒肆入益有陰中其毒而獲戾者

多矣故令之待臺幕郡僚者寧過於勤毋失之怠寧過於恭毋失之簡寧過於委曲毋失之率意而徑行此亦可以杜無妄之災矣

僚案篇第四

縣之有僚案兄弟等也兄弟有閭墻之釁則家用不和何以幹蠱而禦侮哉縣僚本無慢長官之心而每有與令不相能者非他也令挾長以臨僚案僚案復睚眦不相下勢必至於睽且忌不和縣無州郡黜陟之權合轍而馳同舟而濟令苟怡怡相與孰不竭力

以佐令乎然相得每難而相失每易公事分委佐廳任之書判或意見偶異或請托所牽未能與令意合令輒自行改判或牒請再擬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平心量酌其是否過廳面議使之欣然竄易而無怨心乎佐廳吏人有過令遞呼上杖之于庭縣吏或有咆哮佐官亦復自行鞭撻遂致彼此猜忌因成讐隙則其情易以相失孰若致委曲於其本官令其自行決遣使之赧然愧服而無怨心乎丞簿而下俸入極微曾不足以養廉而令輒拖壓累月令雖不明支已

俸却或於官錢移易貸用其何以得同僚之心故同僚俸給須當按月支送或一時匱乏則明以相告令亦不當先支已俸及有移貸之私收支簿曆使之通知可也如是則又孰不悟然相體能與縣家同休戚乎令始至之日必延見僚案歷述弊端悃悞無華肝膽相照職事關係彼此明言毋懷忍以含怒廳吏間諜彼此斥絕毋嗜聽以相猜心同一人事同一體則政和而民受其福矣豈惟民之幸亦令之幸也雖然同官皆忠良之士固自悉無可慮彼有沈鷲狼戾者或狹才以相陵或侵權以相撓或陰謫長官之短或樂受讒者之言則將奈何哉令豈無假故疾病勢必委佐官暫攝而攝者輒變亂其統紀縣道庫眼亦有屬佐廳司掌及有財賦合屬佐廳催督者而佐官輒視爲己物不與縣道通融則又將奈何哉吁此當以誠感不當以勢爭以誠感則禮意必周懇白必豫使之自有所不敢爲以勢爭則意義日睽讐隙日甚或相訐或互申弊有不可勝救者此令所當深戒而早圖者也

御史篇第五

人皆曰御史不可不嚴受賂必懲無赦不知縣之有吏非臺郡家比臺郡之吏有名額有廩給名額視年勞而遞升廩給視名額而差等故人人皆有愛惜已身之意顧戀室家之心乃若縣吏則不然其來也無名額之限其役也無廩給之資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此猶可也縣官日用則欲其買辦燈燭柴薪之屬縣官生辰則欲其置備星香圖綵之類士夫經從假寓館舍則輪次排辦臺郡文移專人追逮則哀金遣發

其他貪黷之令誅求科罰何可勝紀嗜彼財何自來哉稍有貲產者又孰肯爲吏哉非饑寒亡業之徒則駟狡弄法之輩非私下盜領官物則背理欺取民財爾愚嘗妄思周官胥徒府史之制有名職廩稍之供是以吏皆廉平俗亦醇厚今時殊事異縣道財賦煎熬揀過不暇給而暇辦吏俸哉此說殆類談何爲令之計者亦不過曰廉以率之耳其身正不令而行常堂供需生辰獻壽等一切罷去我既不科求於吏吏縱未知悛改在我責之可無愧辭然後弄權者必懲

犯法者必斥至有稍能任事之人令或倚以爲用彼
輒妄自誇說謂事無大小是非曲直率由於我汝乞
我金若干我令汝事必勝已而果然甚至駕說於本
官以爲巧取之地吏之溪壑未飽而令之惡聲已彰
矣間有縣令精強者一切不肯任吏吏則廣說道理
曲爲游揚使而不容不從其言此術又不行則必於
令啓處之間自與儕伍私相評議使其語陰入於令
之耳令不之察謂其無心之言從而信之而不知已
墮其計中矣吏之姦詭萬狀最不可不深防密察故
欲吏之不受賂斷無可行之策但使事事清明人無
觀望知吏之不必囑賄之不可行已爲政之善矣乃
若俗自醇厚吏自廉平非如前所謂循周官之制不
可也波流日靡孰挽而東徒增太息云爾

聽訟篇第六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情漓靡機
事橫生已難使之無訟惟盡吾情以聽之而已縣道
引詞類分三八始至之日多者數百少者亦以百數
令憚其煩遂有展在後次併引者不知省訟固自有

道若憚煩拖後積壓愈多雖竭其精神難理矣或謂
不拘日子有狀卽受可免積壓然縣家事多若日日
引詞則訴牒紛委必將自困不若間日一次引詞却
將鄉分廣狹分搭遇一則引某鄉狀遇三則引某鄉
狀遇五遇七遇九各引某鄉狀不得攙越庶幾事簡
易了且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
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其當行者一也分鄉定
日此止可爲常事設若鬪毆殺傷水火盜賊不測等
事亦俾待次不亦晚乎却如前之說置鑼於縣門之

外不以早晚咸得自擊鑼鳴令卽引問與之施行若
有事情急迫合救應者便與救應合追捕者便與追
捕合驗視者便與驗視却不可因循失事此其當行
者二也詞訟到官類是增撰事理妄以重罪誣人如
被毆必曰殺傷索財必曰劫奪入其家必誣以作竊
侵墳界必誣以發墓此類真實固有而假此以覲有
司之必與追治者亦多要當明立榜文嚴反坐之法
須令狀尾明書如虛甘伏反坐六事異時究竟果涉
虛僞斷當以其罪罪之則人知畏而不敢飾詞矣此

其當行者三也詞訟在官不與結絕所以愈見多事
每一次受牒新訟無幾而舉詞者往往居十之七八
徒費有司之閱視徒勞人戶之陳請不若先行告示
止有詞在官如易於剖析卽與施行但有追會不齊
究實未到合聽有司區處不應疊疊陳詞今以兩月
爲期如兩月之外不覩有司結絕方許舉詞不然並
不收理此其當行者四也縣道每有姦狡頑囂之人
專以教唆詞訟把持公事爲業先當榜文曉諭使之
盡革前非若有犯到官定行勘杖刺環押出縣界必

懲無赦凡遇引問兩學應答之辭與狀款異此必有
教唆把持之人也須與研窮根勘重寘于罰此其當
行者五也凡與一人競訴詞內必牽引其父子兄弟
七五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爲
證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
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令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
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且須下鄉
審責供狀待其緊急方可引追此其當行者六也不
應爲有罪不許因事告事法令昭然而今之爲令者

喜聞人家隱微於是告訐之風滋長甚至收入白劄
子見之施行於是愈無忌憚妄行指摘而民無寧居
之日矣此亦合預行榜諭告訐者未問虛實先坐不
應爲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
勿聽理併先坐罪此其當行者七也引到詞人供責
必須當廳監視能書者自書不能者止令書鋪附口
爲書當職官隨卽押過其事輕理明不待證會者自
可隨手決遣若涉追證費勘會亦只憑此初供最不
可押下案致令胥曹得以恐脇說誘而使之變易真

情此其當行者八也大凡蔽訟一是必有一非勝者
悅而負者必不樂矣愚民懵無知識一時爲人鼓誘
自謂有理故來求訴若令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
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前明加
開說使之自知虧理宛轉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
亦無辭矣此其當行者九也令每遇決一事案牘紛
委憚於徧閱率令吏摘撮供具謂之事目不知吏受
人囑其理長者不爲具出而理短者反爲聲說以此
斷決多誤不若令自逐一披覽案卷切不要案吏具

單兼勝者固有理而負者亦未嘗無道理可說特不若勝者之多耳令合先述其是而折其非則負者雖欲番訴不可得矣此其當行者十也此姑論其大略若夫隨機應變遇事酌裁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則在賢有司

治獄篇第七

刑獄重事也狂狴惡地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又小者亦杖寧有白出之理脫或差誤胥吏奚恤其咎必屬之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詎可不加

謹哉一曰禁繫必審二曰鞠視必親三曰墻壁必完四曰饑寒必究五曰疾病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出入必防令每有私忿怒輒置人于囹兩爭追會未圓亦且押下佐廳亦時有遣至者謂之寄收長官多事漫不暇省遂致因循淹延不知一人坐獄闔戶抱憂飽煖失時疾病傳染殆有甚可慮之事而又有合共處不合共處者蓋兩爭若使異牢則有賂者可使獄吏傳狀稿通信息而無賂者必被其害孰若使之共處可以互相察視乎健訟之徒樂入囹圄因得以

綸言
八
十五
峻教獄辭變亂情節孰若別處一牢而使之不得與
餘囚相近乎羸老之人必察其有無疾病或致沉重
徒見費力婦人女子必察其有無娠孕脫有墮墜無
以自明此所以禁繫之不可不審也在法鞫勘必長
官親臨今也令多憚煩率令獄吏自行審問但視成
款僉署便爲一定甚至有獄囚不得一見知縣之面
者不知吏逼求賄賂視多寡爲曲直非法拷打何罪
不招令合戒約推款不得自行訊鞫公事無小大必
令躬自喚上詰問再三頑狡不伏盡情然後量施笞

榜周官有五聽之法亦以獄情難測不可專事箠楚
也在法一更三點長官親自定牢今也聽政無暇則
委佐官飲酒相妨則委典押不知脫有逃逸咎將誰
執泥吏輩受賂則雖重囚亦與釋放安寢無賂則雖
散禁亦必加之縲紲最不可不躬自檢察昔熊子復
宰暨陽日間不時趨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
寢所夜半掣鈴獄卒應喏否則必罰由是並無不測
之慮最爲可法此所以鞫視之不可不親也今在在
州縣獄多有頽墻敗壁不甚完固者固當亟加整葺

然重囚姦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重囚賂放其自便日間因以飲水爲名將水瀝壁浸漬泥濕夜深則鑽壁踰牆倏然而遁吏卒睡熟無由知覺洎覺則追之已無及矣此最利害令當審量罪囚輕重重者勿使處近壁之匣牆之上必加以茨壁之內必夾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行相視有不完處隨加修補戒飭吏卒每夜不可止留一人直更須要每更輪流兩三人明燭巡視諸牢次早令出廳先詣獄點名然後僉押文字日以爲常墻壁之當完者如此獄囚

合給糧食自當於經費支破有因縣道匱乏而責諸吏者不知官給尚欲減尅而可使吏供輸乎寧節他費此不可節也人當日給米二升鹽菜錢十文朝已晚申立定程式獄子聲喏報覆令躬點視然後傳入其有家自送飯者當卽傳與仍點檢夾帶毒藥刀仗銅鐵器皿文字之屬春夏天氣蒸鬱須與疎其牕櫺蠲其穢汗使不至卑濕臭溼致興疫癘如稍向寒便當糊飾戶牖支給綿炭使各得溫煖和適可免疾患饑寒之當究者如此不幸獄囚有以疾病告者將奈

何哉曰此不可不察也有實病而吏不以告者有未
嘗病而吏誣以告者蓋吏視囚猶犬豕不甚經意初
有小病不加審詰必待困重吏以聞官甚至死而後
告者若有貲之囚吏則令其詐病巧爲敷說以覲責
出漸爲脫免之地此令所當深察責在推司日具有
無疾病申令於點視之際又自躬加審察如以病告
者且與召醫治療日申增減其甚困頓不可支者然
後責令親屬保識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聞官者推
吏必寘于罰不然萬一死者接踵憲司歲計人多令

能免咎乎又不幸獄情有疑似而難明者將奈何乎
曰此不可不辨也世固有畏懼監繫覬欲早出而妄
白誣伏者矣又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
矣亦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
容不以爲然者矣不知監繫最不可泛及拷訊最不
可妄加而臆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爲是也史傳所載
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勝
數諺曰捉賊須捉賊捉姦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爲有
道故凡罪囚供款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

一逼人于罪使無辜者受枉罰令得無忤於心乎乃若獄門出入之禁其責專在當日推司監牢嚴行拘督應當日而拋離不到者有罰吏卒非係在獄而輒入者有罰令自點察之外許人告訐罪人水火茶飯各須有人監臨事畢卽入元處不得放令閑散逐牢內門無故不得輒開若家屬傳送茶食不得私令與囚相見吏卒亦不得因而與之傳遞信息漏泄獄情此皆所當深致其防者也夫縣獄與州郡不同州郡專設一官故防閑曲盡縣令期會促迫財賦煎熬於獄事每不暇詳謹罪之卜者縣得自行決遣罪之大者雖必申州而州家亦惟視縣款爲之憑據則縣獄豈不甚重而令之任責豈容不曲盡其心哉故愚於此反覆諄復不嫌於贅

催科篇第八

今之作縣者莫不以催科爲先務而其弊有不勝言者最是鄉胥走弄簿籍漫漶不惟驅督不登縣受郡之責抑亦逼抑過甚民受官之害邇者廷紳奏請以十戶爲一甲一甲之中擇管額多者爲首承帖拘催

自浙而江往往行之已徧今不當別爲規約止是就此察其弊而圖其官民兩不相病者爲善耳愚嘗思之去官之病者爲說有三去民之病者爲說亦有三其一曰民戶合管產業籍之于縣縣道合抱稅額籍之于州州視額督趣縣視產起催此常式也然多有坍塌有逃絕郡雖迫之縣縣實無可催者官之與吏徒被督責不若先與刷具事故數目實計若干申州乞差官究實與蠲其額容俟他時興復仍舊起催仍申省部照會或太守難之令能於合催財賦盡數趣

辦使郡用不至匱乏當亦自能聽從也其二曰起催稅物例是勒逐鄉胥供具合管數目以憑給引不知鄉胥與富強之家素相表裏有稅未卽具上或不盡具至有每年不曾輸官者却止將善良下戶先具催數或多科尺寸逼令輸納此只合選稍公實吏人具出等則先次起催上三等而後徐及四等以下戶令又自將前兩年產稅簿點看如吏人當具而不具與夫當催而不催者皆有罰所以不用新造簿而必用舊簿者防鄉胥爲欺也若諉曰升降不等過割不

時畢竟田主雖易而田則未嘗易自可挨究官物之所在如是則無陷失之患其三曰每日催到官錢至夜方有定數已難入庫多是寄留廊頭或公吏處遂至侵貸移易或有止以虛數影過者其法合置兩大櫃且與權行收鎖來早或躬親或委官點數入庫不可因循又須擇家計稍溫行止稍明有親戚保識人充庫子每旬休與之點視及將收支簿曆驅磨其庫壁須用板夾持十分堅固待其欺瞞侵盜之後雖斷刺估籍與夫抑勒衆人填納亦無及矣此去官之病

當爾其一曰甲帖之設本以優役戶今乃以困官戶蓋起催本是戶長之責今官戶不應役者亦承帖催科矣姑置勿論但差甲首之時弊倖尤多有囑者稅額雖多乃與分爲三數引而常爲甲下戶矣無囑者稅額雖少乃與最少下戶同引而常爲甲首矣不特先期輸納而甲下十標欲其分給人戶有居于縣市者有居於外都者安能一一識認其家最爲被擾莫若各隨都分等則分差一等戶止與一等共甲仍不許將合納數目分作別引其納足乞收付下次者案

吏不得邀阻違許執覆將吏科斷其二曰民戶之受
害者莫甚於已納重追皆由案吏不相關照鄉胥不
與銷豁夫先期樂輸本是畏法而點追苛擾與未納
同又且呈鈔繳引分外費用人誰肯先輸乎此合責
之典吏每日將已納戶名逐項銷豁若泛常引標成
見印給者須要典押用保明印子若不時點追令自
判押者兼要鄉胥保明卽非重追如虛甘罪異時或
有以重追訴者必加罪於保明之人其三曰妄攤之
弊尤不可不禁夫官戶輸納多憑幹人鄉戶則憑攬

子二稅起催之初係攬幹各於逐處領錢入已輒將
移易盜用逮官司催督嚴緊却妄稱已出與某人合
係某人抱納將來追會明日之後固自不可逃隱但
圖一時且得抵暱數限逐旋措辦而被攤被迫者果
何辜哉下戶之頑狡姦猾者計亦出是要須每遇追
到供攤者先責狀附案如虛甘受欺隱官司之罰然
後方與追理事果虛妄斷在必懲此去民之病當爾
夫有田則有賦頑猾抵官者誠所當治而善良樂輸
者要當與之覆護其大要則合於移割加之意焉蓋

產去稅存不可不察民有以出業報者便當關會受業之家割稅歸戶然後却與除退庶幾無泛追無濫罰無推攤抵暱之弊此則正本澄原之地也

理財篇第九

縣自常賦之外一孔不可妄取諸民雖有理財之策奚其施亦惟於酒稅加之意而已酒稅解郡月有常額措辦不及亦懷惴惴之憂况望其餘裕可助縣用哉雖然經理有方亦未嘗不沛然也今之言酒者不過曰官課之所不行者私酤害之爾貼榜張旗勇

遶巷陌鳴鑼搜隊遍走街坊脫有斗升敗獲到官便輒枷訊禁繫累月蕩其生理妨其營趨率至於饑餓病困之域猶之可也人有私隙者便輒誣以鬻酤密來首陳意在擾害官司不問虛實輒差弓手轎番數十爲羣持仗突入遍搜房室繞打牆圍無異於大劫然不知人之所以冒法私飲者皆由官醞不堪入口我苟留情酒政六物必良其在庫也謹滲漏隱瞞之弊其在店也防夾和尅退之欺酒司之外專差典押吏人各一名任責措置如發賣流通利息增行則典

押更人酒司酒匠皆量支犒賞否則有罰官醞既多且旨誰肯私飲以自速幸故雖權禁不嚴驅之亦不從矣今之言稅者不過曰官額之所以不登者商賈瞞隱爾於是嚴搜邏之策遣差攔頭弓手等輩於界首攔截動至三數十里之外誅求客旅溪壑亡厭得厚賂則私與放行徑不令其到務商稅不伏予以賂者則被擒到官倍稅之外費用如故猶之可也其所差攔頭弓手又復將帶游手惡少遍走鄉村以捉稅爲名打斃人家雞犬搶奪行旅籠仗固有望風畏遁

轉相告報取他道而去者矣不知督促之嚴征歛之重是乃驅之使不敢至不若多出手榜四散貼示明諭重征之弊自此革絕照則例合行收稅一貫又者今且權收八百或九百其攔典合十人等費用一切痛革商稅一畢便給由子證應出縣更不許攔典稽滯乞覓若商旅不經縣務投稅輒行私路遁去爲本縣所獲定將物貨倍稅之外更與勘斷令衆候替斷不輕貸蓋取之雖少而來者則多課利自然盈行孰不願出其塗哉此外則有牛驗醋息與夫茶麥牙契

免丁房賃自可隨宜拘確近來諸邑別欲增衍多有
出賣官紙者吏人行遣人戶投詞非官紙不用此本
非法令所許若縣道籍此支用已非一日難於頓罷
姑與循舊但不可創例作俑耳今之士大夫又有專
務科罰者公吏有過則令罰直若干人戶論訴理曲
合與斷罪乃以修造爲名各罰錢入官若干不知此
錢果歸何地耶甚而羅織罪名恣行抄估信受妄狀
及人產業皆令所當深懲而痛革者也若夫坊場經
總役錢等多屬佐廳故不復云云

差役篇第十

有身斯有役而民之畏役甚於畏死蓋百年治生壞
於一年之充役而其患之大者在於催科始則用財
囑托期於脫免中則逃亡死絕被抑填賠終則箠楚
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至於傾家蕩產鬻妻賣子不
止也吁置產以養身而反因產以害身亦可悲已今
旣行紹興甲首之法可免稅長催頭之責則應役者
不過輯保伍應期會而已民亦不至甚憚而巧計以
求免也况自嘉定間朝廷主張義役自處娶舉行馴

至諸郡邑莫不響應行之既久官民咸以爲便昔有
持瘦節者乃獨深惡義役其說專謂利上戶而不利
下戶便富民而不便貧民蓋視產出財固爲均適而
平日產力鮮少未嘗充役者乃因義役例被敷金及
有管掌不得其人或致侵漁盜用又不免再行科率
故深以爲民病不知義役本美事但止令令充役人
哀金聚廩而不及未嘗充役者兼令出財戶輪年掌
管萬一虧折亦有責償之地便爲盡善何必深惡之
耶今在在州縣多是義役若猶未也亦宜勸勉爲之

萬一事勢或有難行止合從官司每歲差役則其要
當先委佐官驅磨產力簿及許人陳首詭挾俟簿書
物力一定然後照各鄉則例物力及若干方令充役
最小者充一年或半年倍與倍差者各隨多寡增年
限循環充周而復始如是則亦無物力高而歇役近
與物力低而歇役久者爭執之患若有元係不應充
役白脚而近來增置田產歸併詭挾物力亦當及役
則且差白脚仍爲圖揭之坐右以便閱視某都某人
某日當滿每將滿數月前先行擬差下次役人告示

知委如差不當仰卽來陳理不許臨役方行推托蓋
近來官司多是役滿方差下次人被差之人不問當
否且行推托圖得遷延待就役時已被其睚過若干
月日矣而烽火盜賊等事無人任責最爲利害今之
鄉司差役率是受賂甲訴不當則轉而差乙乙訴不
當則轉而差丙此風尤不可長使前之所差非則鄉
胥豈得無罪前之所差是則今豈應復改而至於再
至於三耶若當職官自能參酌簿籍從公定差當無
是非舛錯之患差定合具圖子申倉司照會以杜其
妄訴之漸則所差旣當而民斯樂於就役矣

賑恤篇第十一

歲獲大有家用平康不惟民之幸實令之幸一罹災
歉何事不生若流離若剽奪若死者相枕籍啼饑連
阡陌豈非令之責哉故不幸而疫癘修興則當遣吏
抄劄家數人口命醫給藥支錢付米其全家在寢者
官爲庸倩丐徒看直每日兩次點察其因病不救者
官爲辦給函木仍支錢與之津送或不幸而盜賊竊
發則當下都申嚴保伍每五家爲一甲五小甲爲一

大甲保長統之有警則鳴榔集衆協力勦捕捕到則
官支犒賞激厲其餘若乞兵防拓若出榜撫諭皆當
隨宜行之其有水火挺災人民離散者當稟白州郡
借貸錢米人各以若干米給之若干錢貸之使之整
理室廬興復生業不贍則咨目徧白不被害上戶量
物力借貸併與貸給齊民許其一月之後日償若干
官却以其所償者償之上戶償之州家此策不虧官
而使民晁爲盡善若但知賑給則恐如曾南豐所謂
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勢不暇乎他爲吾恐官之

所給無已時而民之不復業如故也其有旱澇傷稼
民食用艱者當勸諭上戶各自貸給其農佃直至秋
成計貸過若干官爲給文墨仰作三年償本主其逃
遁逋負者官爲追督懲治蓋田主資貸佃戶此理當
然不爲科擾且亦免費官司區處官之所當處者只
市戶耳却以官錢貸米鋪戶令其往外郡邑販米出
糶但要有米可糶却不可限其價直米纔輻輳價自
廉平雖無待開廣惠倉可也若先君宰金谿兩年值
歉只行此策民用無饑不可不知也然此皆爲災歉

設也非令所願聞也平居無事令所以恤民者惟蠲
放餽金耳雨暘祈禱大暑極寒固所當行甚而知縣
無以邀民之譽或到官或生辰或轉秩循資或差除
薦舉率放免若干日至有一歲放及大半者不知餽
金既已折閱誰肯以屋子人積至塌壞傾摧不復整
葺而民愈無屋可居矣是蓋不知貧富相資之義者
也令果能以恤民爲心也則政必簡刑必清毋濫追
毋久繫不以科敷傷民力不以土役妨民時果何事
而不可行吾恤之之心哉

用刑篇第十二

縣無甚重之刑小則訊大則決又大則止於杖一百
而已吏民無甚愆過便輒以杖一百加之不知罪或
大於此又將何術以處之哉而况行杖者或觀望聲
勢或接受賄賂行遣之時殆同兒戲此非所以使人
畏乃所以使人玩也愚謂杖一百之刑最不可數施
訊決亦止可十數下若大杖止七五下或十下須令
如法決遣下下嚴峻然後人自畏服初不在乎數目
之多徒爲行杖者賣弄耶若杖一百却留爲極典非

大過犯大愆誤不施須令人人畏懼而不敢犯此則
省刑之大略也每姦盜辟囚獲到之初首行腿訊多
至二三百下此其不可者一也蓋被獲到官沿途繫
縛拷打或饑餓困頓已非一日若又卽從而訊決多
有斃於杖下者孰若竟押下獄明正典刑那豪強之
家論訴鄰里官司不問是非便與行遣此其不可者
二也蓋杖決雖微王法攸寓不可妄加無罪豈應副
人情之具若徇其私請張其聲勢將來武斷鄉曲稔
惡積愆欲救之無及矣盜賊累犯合與刺環今有初

犯及盜不滿疋者一爲勢利所怵便與斷刺不知鞭
撻至慘肌膚猶有可完之時一經刺環癍痕永無可
去之理所犯出於一時不得已而被罪至於終身不
雪此所當戒者三也凶惡害民合與永鎖今有偶觸
長官之怒及勢家所惡者便與幽之囹圄繫之尉寨
不知罪不至死一身之困躓難逃身旣被囚數口之
饑寒孰給所謂破家縣令皆是之類此所當戒者四
也乃若用刑之節如入夜有禁遇日當禁皆當時時
警省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皆當事事審察令甲備著

母待多云然又有三說一我醉二彼醉三羸瘠益我
醉而行刑則傍觀必以使酒疑我萬一果有過當雖
悔奚追彼醉而加刑則配耐之中何知畏懼萬一挾
酒凌犯取辱貽羞羸瘠而受刑則必其人飲食之闕
違氣力之困憊笞箠之下尤有不可測者今又有人
求加於杖一百之外自知徒流以上不可用乃輒槌
析手足尤爲殘忍集事某罪國有彛章法外成人豈
字民之官所當爲者戒之哉戒之哉

期限篇第十三

凡事非信不集况一邑之事至爲總總一令之威無
甚赫赫乃使期限不信號令不肅其何以行之哉故
其要莫先於立限之堅然立限有別應限有程泛當
追會止給到限許其三次申展三展未圓厥罰訊若
干然後換給定到許其二次申展二展又未了厥罰
決若干仍換給不展引此則誠不可復展矣若更稽
違則當勘杖若干枷監追集如有督捕緊切之事則
當徑出定到之引或不展引拘確如前然或恐縣道
有十分緊急事務非可以頃刻稽違斷欲必集者則

當給加牌不展別此牌引違則有大罰如勘錮如傳
都皆當先示戒警又須以不數用爲尊一歲之中才
二數次給發非有大故不發亦可凡限當展不展敵
於故意藏匿者厥罰則視限之重輕立限之別如此
都有廣狹地有遠近當量其力使之可以趑趑其去
縣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稽廣隔涉溪嶺者每限以七
日或十日爲約下此者則以五日爲約此合先考遠
近廣狹之數預立規式置簿明著某都限例十日或
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遠給限之時須令直日廳吏就

案頭隨卽抄記以俟令之自行稽察應限之程又如
此夫上之役下固欲集事下之應役亦欲事集以免
過爾而今之里正以期會不報被笞索者纍纍也其
弊在於上之給引泛濫而無統甚至一次當限累數
十引追 餘輩其里正之代役者 赴不及

必遭其笞索是併與其可以辦集者 却遍
求被追者之賂其意以爲十違二三與 人被
杖等爾何苦不求賂哉由是事愈難集此 伐之者
非宜自難責其下之必應也要當先令限期立定規

式每都一限給引不得過十件如事多十引之外餘引與給後限若里正道引一件與免筭兩件量加筭決三件四件各決若干甚至十違八九則勘杖鋼自不容輕貸呈比之初令限司先自具出某都申展若干件照約束合若何行遣其追人見到者謂之著到別作一沓其止是甲展者謂之躡申又別作一沓然後令視積判行庶乎上不煩而下不慢此亦拘限之大綱也

勢利篇第十四

今之從政者類以抑強扶弱爲能其說曰貴者勢酸熏灼而喑啞叱咤可使賤者奪氣富者田連阡陌而指揮拱揖可使貧者吞聲吾能中立不移劇貴沮富故凡以勢利至者不問是否例與摧抑嘻彼有畏首畏尾惴惴焉勢利之臨曲法徇情奉承惟謹求以爲自全自媚之計者是誠不足齒矣然使一切以抑強扶弱爲說亦豈中道哉夫挾貴以陵人固有之矣亦豈無不驕者乎挾富以傲物固有之矣亦豈無好禮者乎使其例以矯世絕俗爲心而不問其事之曲直

非是則此風既長佃者得以抗主強奴悍婢得以慢其弱子寡妻以至姦猾之徒飾爲藍縷而市井小輩凌辱衣冠末流將奈何哉故吾惟平心以遇物則其政平矣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曰室者一鄉之望也齊民之所依倚者也其間有道義重士文獻故家過從往來儘可以問政請益植材潤屋積粟盈困緩急凶荒亦欲其指有濟無巨室本末嘗得罪於我而我乃遽以抑強扶弱之說先入乎其心因得罪於巨室不知巨室果何負於邑大夫哉其有陵轍

善良欺慢寡弱或武斷於鄉曲或羅織於平民事若到官所當照法剖決然使小人無知蔑有名分因事以咆哮乘醉以憑陵詎容不與之懲戒乎其有聲勢凌人慘酷御下或吞併他人財產或強占他人婦女被苦有訴所合盡法施行然使頑狡行竊誣賴主家租債不伏了還界至輒行侵易詎容不與之理直乎戶門有故封狀過廳當量酌可否判行若兜攬關節爲他人致委曲此合平時預行稟白雖痛絕力卻其奚辭追陪節序饋遺往來當審度辭受酬答若因有

懇禱遂以賄賂相及此合明示嫌疑力與巽避將之
以委曲之意其奚怨夫律已未至處事不公一妄庸
人亦得以有辭于我以誠敬相與以禮意相遇彼雖
挾勢與利其敢以撓吾之政哉故愚謂勢利之交固
不當委曲以相承亦不必矯亢以自異平居交際笑
語相歡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在我自有定論若惴惴
然懼其持我疑其浼我思所以爲防閑抑遏之道亦
非爲政之善者也

遠嫌篇第十五

禮經曰決嫌疑明是非夫我本無有他也而使人得
以疑似之迹議我妄一君子蓋已不便於此况出而
爲政將正已以正人乎故我未嘗私且怠也而人或
以是而疑我是必有不公不勤之迹有以召人之疑
我未嘗貪且濫也而人或以是疑我是必有不廉不
正之迹有以召人之疑一事可疑將無事而不疑之
矣一日可疑將無日而不疑之矣蒙是疑也我知之
尚不可辨况人未必肯以是告我而人之疑我已自
籍籍積而傳之道路達之臺府厥害豈淺鮮哉故君

子於嫌疑是非之間最當早正其微而力遠其迹也
且賓朋遊謁所不可辭自令延之書院或別室於是
邑人相與語曰某往來甚密某款話甚久情好必甚
相得利病可以悉言凡有訴在官詞理甚虧之人往
往輻輳其門而請託之路開矣甚者賣廳角打筆套
甲包我金若干當爲轉達百里乙有請亦若是飛蓋
馳轂趨謁縣齋語話移時倏然而退則告甲與乙曰
已爲致委曲矣實未嘗及齒也他日令決其事必有
一勝則如約取金曰將以納之琴堂令何辜而受此

名哉愚謂納謁之時例止當於公廳相見吏民共視
自難致疑但使禮貌有加彼自不以我爲慢也且節
序宴會所不可廢自聚集娼妓出入宅堂其間子弟
館客相見旣密戲謔寧無賢者固不爲是然瓜田李
下寧免相疑一語乖邪便輒傳播萬口喧籍動生風
波而非藝之謗興矣其甚者多買姬妾却令妓女之
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豈惟管
絃之聲轉徹於街坊抑亦淫僻之語浸入於閨闈情
好稠密事體叵量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

梃者令亦何利而爲此舉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
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堂若旬休公暇欲與寮案士友
會聚只爲文字清飲彼當不以我爲簡也剖決公事
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其間但自知縣懈怠多令
吏人納案俟暇隙看閱或呼吏人入與評議或令吏
人擬撰判藁於是或者得以疑其受成吏手矣要當
於公廳之側幕帟一室遇暇則據胡床披案牘不必
使吏至前也收到官錢自有庫眼對閉吾亦何私其
間但自知縣過慮或恐帑吏侵貸私爲鑽窺乃令分
管別庫或俾寄留宅堂於是或者得以疑其萌意漁
獵矣要當謹固壁落精擇司帑切不可率意移徙徒
涉難明之迹其他疑似招謗固亦多端難以筆舌盡
述但今每處一事必須昭晰明白如水清之無滓如
止水之無波則彼雖欲點汙吹颺殆有不可得者若
曰我此心平正無愧俯仰足矣奚必規規然遠嫌辨
迹求以示人哉殆恐將來或有悔尤必自嫌之不遠
迹之不辨始雖噬臍無及矣

官箴

宋 呂居仁

呂居仁

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

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旣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予嘗爲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問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辟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賄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

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惠穆秤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

黃兌剛中嘗爲予言頃爲縣尉每遇檢屍雖盛暑亦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屍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人箱籠只置廳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臣所宜詳知也

當官旣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

官箴
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竈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竈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竈中所出煙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不得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對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

能中傷也

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

急而以方便爲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爲廉潔蓋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滎陽公爲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關沼止叔獲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賞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

當官取傭錢船家錢之類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

以求知也心誠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爲心鮮不濟矣畏辟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常以文法難任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其能有後福乎其能使子孫昌盛乎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觀於己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嘗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杖背編置招延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干以公事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絕滅人理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謗人欲寘於死地是也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爲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刺譏之朱氏深以爲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

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
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已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
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
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
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
有當死不死其誑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免死當去不
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

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
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
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林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
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
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
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常
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慎如此

故人龔節亨彥承嘗爲予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乞丐錢物處卽此職事可爲有乞丐錢物處則此職事不可爲蓋言有乞丐錢物處人多陷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

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壬事之意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戒問何謂公曰賢問是也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日則自無人戶稽留之弊

政經

宋 真德秀

真德秀

康誥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
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
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又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
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

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
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泣事惟煩戒爾卿
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
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
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
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
人惟爾不任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
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效敬哉

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又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又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
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君牙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
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呂刑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
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
正于五過五過之庇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
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
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又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
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
成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又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周公曰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易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不敢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其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

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魯子魯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大學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王制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視民如傷

忠經

漢 扶風馬融

天地神明章第一

忠經卷第一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為國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况於人乎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

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身一則百祿
至家一則六親和國一則萬人理書云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

聖君章第二

聖君以聖德監於萬邦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
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則人化
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 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祿
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故得皇猷
丕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蓋聖君

之忠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冢臣章第三

爲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後化成冢臣於君可謂
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豈惟奉君忘
身狗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沉謀潛
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
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
聲作焉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百工章第四

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守宰章第五

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君子盡其忠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弘大其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則人愛之如愛其親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兆人章第六

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是故祇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書云一人元良萬

邦以貞

政理章第七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施之以
政理之中也則人不得不爲善懲之以刑理之下也
則人畏而不敢爲非也刑則在省而中政則在簡而
能德則在博而又德者爲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
任刑非德則殘故君子務於德脩於政謹於刑固其
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詩云敷政優
優百祿是道

武備章第八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淳德布洽戎夷稟命
統軍之帥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
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利故得師盡
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
之道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觀風章第九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
視不可以不明聰則審於事明則辯於理理辯則忠

事審則分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傷物不憚
勢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以之而陟則有成以
之而出則無怨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詩云
載馳載驅周爰諮諏

保孝行章第十

夫惟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是以
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
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
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詩云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

廣爲章第十一

明主之爲國也任於正去於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
有正然後用其能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內睦以
文外威以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故得大化興行蠻
夷率服人臣和悅邦國平康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
之所致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廣至理章第十二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天下之心爲心端

疏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至理也已矣王者思
於至理其遠乎哉無爲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
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珎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
用實則人不僞崇讓則人不爭故得人心和平天下
淳質樂其生保其壽優游聖德以爲自然之至也詩
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揚聖章第十三

以宗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不足則補
道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

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詠之故君子臣於
盛明之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傳於後代其忠矣
夫

辯忠章第十四

大哉忠之爲用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於
遠則可以極天地故明王爲國必先辯忠君子之言
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
矣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
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

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辯也書云旌別淑忒其是謂乎

忠諫章第十五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證應章第十六

惟天監人善惡必應善莫大於作忠惡莫大於不忠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報國章第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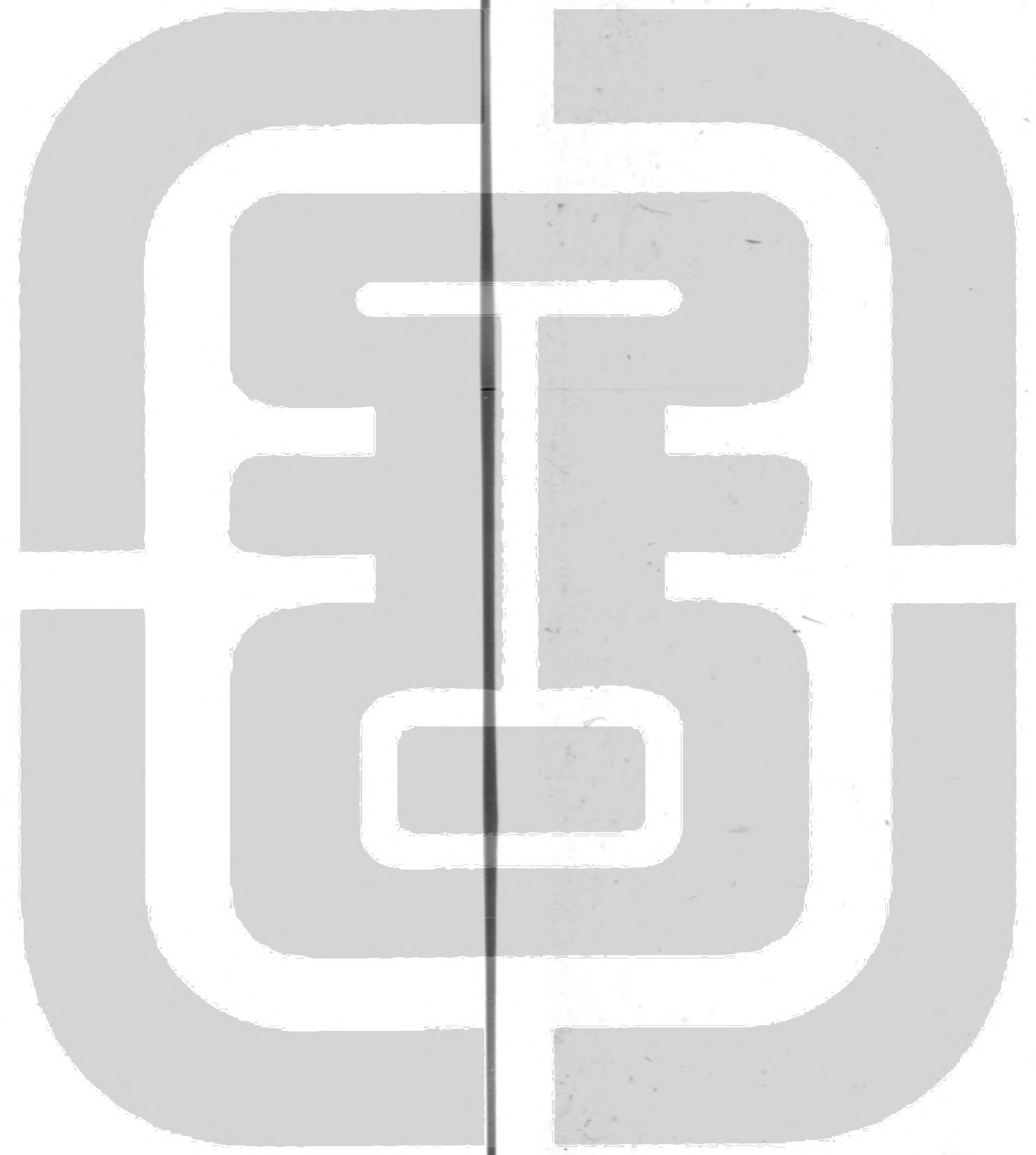
爲人臣者官於君先後光慶皆君之德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二曰獻猷三曰立功四曰興利

賢者國之幹猷者國之規功者國之將利者國之用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况忠臣之於國乎

盡忠章第十八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政教以之而美禮樂以之而興刑罰以之而清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嘉祥旣成告於上下是故播

於雅頌傳於無窮



五
分
本

八

